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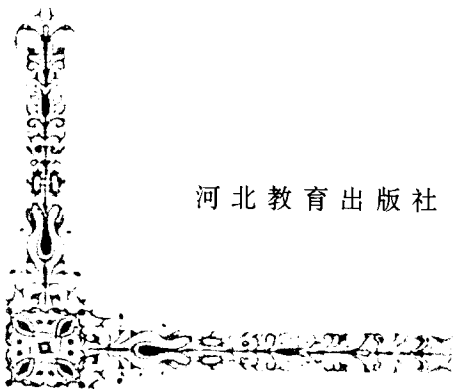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文豪书系

桂裕芳 主编
蔡鸿滨 万美君 译

第2卷

莫泊桑小说全集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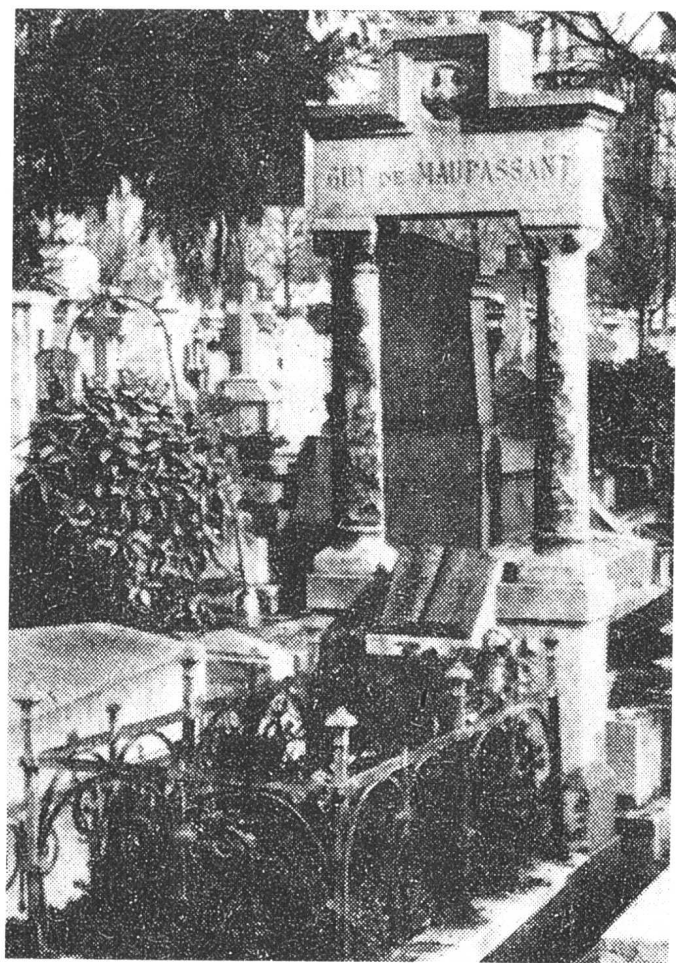


莫泊桑画像(1875)

费延一佩兰 作



莫泊桑(1888)



巴黎蒙帕纳斯墓园中莫泊桑之墓



彼埃尔坐在弟弟身旁

目 录

• 长篇小说 •

温泉	蔡鸿滨 译 (1)
第一卷	(3)
第二卷	(144)
小说 (《彼埃尔和若望》序)	桂裕芳 译 (291)
彼埃尔和若望	万美君 译 (305)

温 泉^{*}

蔡鸿滨 译

* 原名《奥里奥尔山》。

莫泊桑于1885年7月去法国中部山区温泉治病，萌生了写作《奥里奥尔山》的念头，便拟好初稿，后又两次赴山区温泉，一为治病，二为核实细节。小说于1886年12月23日至1887年2月6日刊登于《吉尔·布拉斯日报》，后由阿瓦尔出版社出版单行本。中译本据 Louis Conard 出版社1902年版译出。

第一卷

第 一 章

习惯早起先来温泉浴室的人已经洗完了澡，这时正在大树底下散步，他们三三两两或是独自一个人，沿着从昂瓦尔峡谷流下来的小溪慢慢走着。

其他的顾客陆续从村里走来，匆匆走进温泉浴室。这是一座大房子，底层作温泉疗法专用，二楼是游艺场、咖啡厅和台球室。

自从博纳菲耶大夫在昂瓦尔峡谷深处发现一股流量很大的泉水，并且自己把它命名为博纳菲耶泉水之后，当地和附近有几个缩手缩脚、怕担投机风险的地产主，终于下了决心，在奥弗涅^①的这个宁静小山谷中间盖了房子，小山谷虽然荒无人烟，但是景色宜人，到处是胡桃树和高大的栗树；那座建筑兼有医疗和娱乐等多种用途，楼下出售矿泉水，备有淋浴和盆浴，楼

① 法国中央高原中部地区，地跨三个省份，境内有多处死火山，有许多医疗用矿泉。

上卖啤酒、甜烧酒，还可以听音乐。

沿着小溪有一段细谷，用围墙圈了起来，修了一座花园，这是一切温泉城市都必不可少的。另外还开辟了三条小路，其中一条几乎是笔直的，另外两条却弯弯曲曲像弓形一样。在第一条路的尽头开出一个人工水源来，和主要的水源分开，进出的泉水在水泥池里翻腾，水池上面用茅草篷遮着，旁边有个女人看守着，她脸上毫无表情，不过大家都亲热地管她叫玛丽。这个安安稳稳的奥弗涅女人戴着一顶小软帽，洗得白白的，一件肥大的围裙几乎把全身都盖住了，围裙总是干干净净的，遮住她身穿的工作服。她一看到路上有洗澡的人朝她走来，便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，等她认出来的人是谁，便从活动的小玻璃橱里拿出他的杯子，用一个装着长柄的锌碗往杯子舀满了水。

来洗澡的这个人面带病容，他微笑着把水喝完，还回杯子，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然后便转身走去了。这时玛丽又坐在她那麦草垫的椅子上，等着后面的人来。

不过来洗澡的人并不太多。昂瓦尔温泉站向病人开放才六年，经过六年的经营，顾客比第一年刚开始时并没有增加多少。到这儿来的也就有五十多人，主要是被当地景色和富有魅力的小村庄吸引来的；这小村庄遮掩在绿树丛中，扭扭弯弯的树身粗大得像房子一样；也有的人是为这里的峡谷慕名而来的，这段细谷伸向奥弗涅大平原，在布满死火山的高山脚下，在荒凉傲岸的裂隙处戛然中止，在罅隙中，崩塌下来的巨石突兀险恶，一条小溪由这里潺潺流过，然后像瀑布一样从巨石上向下倾泻，在每块岩石前边积成一个水潭。

这个温泉疗养地跟其他疗养地一样，开始的时候，也是先散发一本小册子，小册子是博纳菲耶大夫编写的，大力宣传他的泉水。他一开头先用瑰丽动人的文笔把当地高山的魅力吹嘘

一番。他精心挑选的竟是些堂堂皇皇、但是华而不实的形容词，什么风光如画、景色壮丽啦，或是风景优美迷人啦，等等。还说附近所有的散步地点都各具突出的特色，都有能够吸引艺术家和旅游者的独特之处。接着话锋突然一转，马上他又谈到博纳菲耶泉水的医疗效果，说泉水味道微酸，含有多种成分，如碳酸氢盐、钠、氢氧化锂和铁等等，能够医治各种疾病。另外，他还在“昂瓦尔温泉对以下各种慢性病和急性病卓有特效”的标题下，列举了昂瓦尔温泉专治的种种疾病，这个单子很长，洋洋洒洒，无所不包，各类病人看了都会感到安慰。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是有关生活方面的情况，诸如住房、饮食、旅馆费用等。因为这里有三家旅馆和游艺场、疗养站同时出现，这就是华美旅馆，是在峡谷的山坡上新建起来的，高踞温泉之上；一家温泉旅馆，原是一家小旅店，是经过重新修饰粉刷的；还有一家维达耶旅馆，是买了三处房子，打通后连在一起凑成的。

随后，有一天早晨，一下子有两个新来的医生同时在这里挂牌开业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；在温泉城市里，医生就像气泡一样，仿佛是从泉水里冒出来的。其中一个奥诺拉大夫，是奥弗涅人，另一个是拉托纳大夫，是巴黎人。拉托纳大夫和博纳菲耶大夫马上就结下了不解之仇，而奥诺拉大夫性情随和，总是笑眯眯的，人也生得富态，整洁利索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他向第一个人伸出右手，向第二个人伸出左手，跟两个人都能和睦相处。不过，博纳菲耶大夫因为有昂瓦尔累班温泉和疗养站监察员的职衔，所以能控制局面。

这个头衔代表他的权力，温泉站如同他的私产。白天他就呆在温泉站里，有人说甚至晚上他也到那里去。他的家离村子不远，而诊所就设在温泉站入口的右边，一上午他从家里到诊所不知道要跑多少次。他像蜘蛛躲在蜘蛛网上一样，在诊所里

窥伺着来来往往的病人，他用严厉的目光监视着他自己的病人，同时怒冲冲地盯着别的医生的病人。他几乎像在海上航行的船长似地吆喝所有的人，那些刚来的人不是觉得他可笑，就是让他吓得不知所措。

这一天，他迈着快步走来，他那件旧礼服的燕尾像两个翅膀一样飘忽飘忽的，忽然他听见一声叫喊：“大夫！”便立刻停下脚步。

他转过身来。他那瘦削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褶皱的深处黑黢黢的，几天不刮的灰白胡子使脸上显得很脏，他尽力露出些笑容。他摘下头上那顶已经磨旧、污迹斑斑的丝质大礼帽，这顶帽子盖着他那灰色的长头发，他的对手拉托纳大夫说“灰脏的”^①长头发。他又向前走了一步，躬身行个礼，然后低声说：

“您好，侯爵先生！今天早晨您觉得身体好吗？”拉夫内尔侯爵身量不高，外表整洁，他向医生伸出手来并且回答说：

“很好，大夫，很好，起码说是不错。原来我总是腰疼，现在已经见好，好多了，我才洗了十次澡。去年我洗到十六次的时候才见效，您还记得吧？”

“记得，记得清清楚楚的。”

“可是我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件事。今天早晨我女儿来了，我想先跟您谈谈她的情况，因为我的女婿安德马特先生，威廉·安德马特，是银行家……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

“我的女婿带着一封给拉托纳大夫的介绍信。可是我就相信您，所以想请您到旅馆来一趟，先……您明白我的意思吧……”

① 法语里用胡椒粉 (poivre) 和盐 (sel) 比喻灰白的颜色，盐和脏 (sale) 写法相近。

我早就想坦率地把事情告诉您……您现在有空吗？”

博纳菲耶戴上礼帽，心里又激动，又不安。他马上回答说：

“有空，我现在没有事，马上就可以去。我陪您一起去，好吗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

于是，两人转身离开温泉浴室，快步登上一条通向华美旅馆门前的圆弧形小道，这家旅馆就建在山坡上，给旅客提供一个宽阔的视野。

到二楼上，他们走进一间客厅，客厅通着拉夫内尔和安德马特两家的住房。侯爵让医生在那里稍等，他去找他的女儿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和她一起来了。这个少妇生着一头金黄色头发，身材娇小，皮肤白净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脸上似乎还带着稚气，而她那蓝色的眼睛大胆果敢地凝视的时候，使人觉得这个娇小玲珑的女人在妩媚中又有几分坚毅和刚强。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，只是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适，心情忧郁，莫名其妙地流一阵眼泪，无缘无故发一通脾气，还有点贫血。她特别盼望有个孩子，可是等了两年却始终没有盼来。

博纳菲耶大夫肯定昂瓦尔的矿泉极其有效，并且马上写了处方。

他开的药方总是像检察官的起诉书一样，让人看了害怕。

药方分成好几段，写在小学生用的一大张白纸上，每一段都有两三行，那字体狂放怪异，字母个个像倒竖的尖头钉子。

药方上罗列着各种药水、药丸、药面的名字，必须每天早晨、中午或晚上空腹服用，那样子让人看了发疹。

人看了药方，会以为是这样写的：

“某某先生因身患慢性不治之症，有致命危险。

因此应当服用：

一、硫酸奎宁，这种药会导致耳聋并失去记忆力；

二、溴化钾，这种药会对胃造成损害，削弱各种器官的功能，周身起丘疹，呼吸有恶臭气味；

三、碘化钾，这种药会使体内各种分泌腺枯竭，包括大脑和其他分泌腺，在短时期内就能使人像呆痴症患者一样虚弱无力；

四、水杨酸钠，这种药的治疗效果尚未得到证实，但是似乎能导致使用这种药物治疗的病人突然死亡；

同时还应服用：

能使人发疯的氯醛，损伤眼睛的颠茄，还有破坏血液、侵蚀器官、侵蚀骨骼的各种植物溶液、矿物化合物，使未能死于疾病的患者被药物戕害。”

他写了很长时间，正面写完又写反面，然后像法官处理判决死刑一样，签上他的大名。

那个少妇坐在他的对面望着他，翘起嘴角差点笑出来。

等他深深地行礼告辞，刚一走出去，她便拿起写得密密麻麻的这张纸，把它攥成一团，扔到壁炉里去了，然后尽情大笑起来：

“哎呀！爸爸，你从什么地方发现这么一个老顽固？简直像个卖估衣的……噱！都怪你，挖出来一个大革命^①前的医生！……噢！他有多古怪啊……而且那么脏……是啊……那么脏……真的，他可别把我的笔杆弄脏了……”

这时门开了，他们听见安德马特先生说话的声音：“请进，大夫。”说着，拉托纳大夫出现在门口。他身材修长挺直，衣着端庄整洁，从外表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，身上穿着一件漂亮的

① 指 1789 年法国大革命。

上衣，手里拿着丝面的大礼帽，奥弗涅大多数温泉疗养站的医生都戴这样的大礼帽。这位从巴黎来的大夫没有留胡髭，像个在外地度假的演员。

侯爵愣在那里，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；他女儿用手帕捂着嘴，像要咳嗽的样子，生怕当着刚进来的这个人的面大笑起来。他神态自若地行礼致意，顺着少妇的手势坐了下来。跟他一起进来的安德马特先生向他仔细叙说妻子的病情，身体不适和症状，在巴黎看过的大夫的意见，然后是他自己的看法，都用医学术语讲得头头是道。

安德马特还很年轻，是个犹太人，是专做投机生意的。他做生意门路很广，并且头脑灵活，无所不精，他聪明敏捷，判断准确能达到令人惊奇的地步。他身量并不高，相比之下，已经显得胖了些；他面颊丰盈，头上已歇顶，加上两只肥厚的手，短粗的大腿，活像胖娃娃一样；他似乎精神上过于饱满，所以反倒显得不大健康，不过说起话来却是滔滔不绝的。

他为了在自己完全陌生的上流社会里开拓投机事业，便巧妙地娶了拉夫内尔侯爵的女儿。侯爵每年大约有三万法郎的收入，只有两个孩子；不过安德马特结婚时才三十岁，已经拥有五六百万的家财，并且已经投入资本，能赚回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呢。德·拉夫内尔先生优柔寡断，而且意志薄弱，反复多变，一开始，他愤怒地拒绝了有人向他建议的这桩婚事，想到他女儿要嫁给一个犹太人便感到气愤。后来，阻挡了半年之后，在成堆的财富压力之下，他便退让了，但是提出个条件，就是将来孩子要受天主教的教育培养。

可是，一家人一直在期待着，却连一个孩子也没消息。两年来，侯爵对昂瓦尔温泉像入了迷一样，这时便想起博纳菲耶大夫的小册子里边说的，温泉也可以医治不育症。

于是他便让女儿来了，他的女婿把她送到这里，准备帮她安顿下来，并且按照巴黎的医生的意见，托付拉托纳大夫给她治疗，因此安德马特一到之后就去找大夫。这时他继续列举他妻子的种种症状，最后他说，眼看做父亲的希望一再落空，他心里非常痛苦。

拉托纳大夫让他把话说完，然后转过身来对年轻的女人说：“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，夫人？”

她严肃地回答说：

“没有，一点也没有，先生。”

他接着说：

“那么，请您脱下旅途中穿的长裙和紧身衣，换上一件普通的白色浴衣，要全白色的。”

她感到很奇怪，于是他连忙解释自己的方法：

“我的上帝，这是非常简单的，夫人。过去人们都认为各种疾病是由于血液的毛病，或是器官的缺陷造成的。而现在呢，我们设想在许多情况下，尤其是像您这样的特殊病例，例如您感到身体上有种种说不清楚的不适，甚至有些严重的障碍，或者是非常严重的、甚至是致命的障碍，这都可能只是由某个器官引起的，比如这个器官受了一种很容易查明的影响，出现了不正常的发展，妨碍到邻近的器官，这样便破坏了人体的全部和谐、全部平衡，那么这个器官就改变或者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，阻碍了其他所有器官的作用。

“所以只要胃部有些膨胀，使心脏的运动受到阻碍，心跳变得非常剧烈，不规则，有时甚至出现间歇现象，可能就使人认为是心脏的毛病。又比如肝脏或是某些腺体扩大，可能造成体内的各种紊乱，而医生如果不细心观察，就会把这种种紊乱归咎于各式各样的外来原因。

“因此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察看一下，一个病人的各种器官是否体积正常，位置正常；因为只要稍微有点问题，就会扰乱一个人的身体健康。因此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夫人，我就给您仔细检查一下，并且在您的浴衣上勾画出您身体各个器官的界线范围、体积大小和所在的位置。”

他已经把手里拿的帽子放在椅子上，说话时十分从容自在。他的一张张嘴一张一闭的时候，在刮得光净的面颊上刻下两道深深的皱纹，使他有点像教士的样子。

安德马特听了兴高采烈，大声说道：

“啊！这真是太好了，太妙了，真新奇，真现代！”

在他的口中，“真现代”就表示赞赏到极点的意思。

那少妇也非常高兴，她站起身来，走到她的房间去，几分钟之后便回来了，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浴衣。

医生让她平躺在一张长沙发上，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支三色自动铅笔，三个笔头一个是黑色的，一个红色的，一个蓝色的，他开始给这个新的病人作听诊、扣诊，在浴衣上画了许多彩色的小道道，标出每次观察的记号。

这样检查了一刻钟之后，她周身就像一幅地图了，上面画着各个大陆、海洋、海峡、江河以及王国和城市的标记，并且标有这些地域划分的名称，因为大夫在每条分界线上都写了两三个只有他自己懂得的拉丁字。

当他听完安德马特夫人体内的各种声音，并且扣触了她身体上声音沉浊和声音响亮的各个部位之后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带烫金细线的红皮记事本，本子内容按字母顺序分开，他查了查上面的一览表，打开本子，写上：“病历 6347——安……夫人，二十一岁。”

然后，他又从上到下重新再看浴衣上的彩色标记，像埃及